



文字家

缴械

□ 龙应台

你说,“爸爸,把钥匙给我吧?”
他背对着你,好像没听见。抱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壶,水的重量压得他把腰弯下来。几盆芦荟长得肥厚油亮,瘦瘦的香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。

本来要到花市去买百合的,却看见这株孤零零不起眼的小树,细细的树干上长了几片营养不良的叶子,被放在一大片惊红骇紫的玫瑰和菊花旁边,无人理会。花农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个字:“香椿”。花市喧声鼎沸,人贴着人,你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脚步,凝视那两个字。小的时候,母亲讲到香椿脸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光彩,好像整个故乡的回忆都浓缩在一个植物的气味里。原来它就长这样,长得真不怎么样。百合花不买了,叫了辆出租车,直奔老家,一路捧着那盆营养不良的香椿。

“不要再开了吧?”

他仍旧把背对着你,阳台外强烈的阳光射进来,使他的头发一圈亮,身影却是一片黑,像轮廓剪影。

他始终弯着身子在浇花。

八十岁的人,每天开车出去,买菜,看朋

友,帮儿子跑腿,到邮局领个挂号包裹。每几个月就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开车带母亲去出游。动不动就说要开车到省城来看你,你害怕,他却兴高采烈,“走建国高架,没有问题。我是很注意的,你放心好了。”没法放心,你坐他的车,两手紧抓着手环不放,全身紧绷,而且常常闭住气,免得失声惊叫。他确实很小心,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在驾驶盘上,脖子努力往前伸,全神贯注,开得很慢,慢到一个程度,该走时他还在打量前后来车;人家以为他不走了,他却突然往前冲。一冲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车,一个菜篮子摔了下来,番茄滚了一地,被车子碾过,一地烂红。

再过一阵子,听说是撞上了电线杆。母亲在那头说:“吓死人喽。你爸爸把油门当作刹车你相不相信!”车头撞扁了,一修就是几万块。又过了几个月,电话又来了;他的车突然紧急刹车,为了闪避前面的沙石卡车。电话那一头不是“吓死人喽”的母亲;母亲已经在医院里——刹车的力道太猛,她的整个手臂给扭断了。

兄弟们说,“你去,你去办这件事。我们都不敢跟他开口。爸爸只听女儿的话。”

黄昏的光影透过纱门薄薄洒在木质地板上,客厅的灯没开,室内显得昏暗,如此的安静,你竟然听见墙上电钟行走的声音。

他坐在那片黄昏的阴影里,一言不发,先递过来汽车钥匙,然后把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,你的面前。

“要出门就叫出租车,好吗?”你说,“再怎么坐车,也坐不到上万块的。”

他没说话。

你把钥匙和行车执照放在一个大信封里,用舌头舔一下,封死。

“好吗?”你大声地再问,一定要从他嘴里听到他的承诺。

他轻轻地说:“好。”缩进沙发里,不再做声。

你走出门的时候,长长舒了口气,对自己有一种满意,好像刚刚让一个骁勇善战的游击队头子和平缴了械。

你不知道的是,一辈子节俭、舍不得叫出租车的他,从此不再出门。

“礼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开同学会?”他突然在后面大声对你说,隔着正在徐徐关上的铁门。铁门“咣当”一声关上,你想他可能没听见你“没时间”的回答。

写诗吧

故乡

□ 张旭鹏

它并不遥远
童年往事记心间
石板路,风雨桥
筒车水碾如画卷
牛背牧童恋田园
楼阁村姑忙针线
土家人最爱吊脚楼
水烟袋里觅神仙
风雨人生路
故乡魂梦牵
童年往事又再现
柴火灶,锅巴饭
腊肉糍粑味道鲜
山歌引来宾朋满
姑娘小伙摆手欢
土家人最爱包谷烧
云里雾里侃大山
风雨人生路
故乡小康圆



最情时

母亲与镰刀

□ 临武县城东学校 曹建龙

母亲是一位农民,她把一生的希望注进了镰刀。她用镰刀切割风雨,切割阳光,切割庄稼。

岁月如镰刀一般锋利,无情切割母亲的肌肤,割成无数条细长的皱纹,而母亲却依然握着镰刀,在庄稼地里穿行,年复一年。

多数日子,母亲手握镰刀,到田野,去山岗,下山谷,斩一路荆棘,割一路苦难,满载收获,一路歌唱回家。镰刀散发着母亲的体温,显示了母亲对镰刀的爱。母亲与镰刀结伴了几十年,她的爱与镰刀一起经风受雨,一起接受苦难的磨练,一起领会生命的真谛。



母亲把一生的心血注入与她相爱、相伴的镰刀,她逐渐弯曲的身体逐渐化成了镰刀的影子,不分季节地在田地里,收割庄稼,收割希望,收割精神……

青青子衿



夏日放水

□ 平江县伍市镇栗山学区 赵光

夏日,知了躲在树荫深处嘶叫。田里的禾苗耷拉着脑袋,像做了错事的孩子。父亲说,这太阳怕是要把大地晒得冒烟才罢手吧。又说,田里该放水了。

戴一顶草帽,肩一把锄头,我随同父亲去到田里放水。水从井里抽上来,从管子里喷涌而出,顺着渠道的走势,一路欢歌。父亲拿过锄头,沿着水渠一路巡查过去。水渠四通八达,要让水儿按照你的意愿奔跑,你必须把渠道里不需要的缺口一个个给堵上。水儿一分心,就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水渠上的缺口一个挨一个,加上支渠也多,父亲弯下腰,将缺口一个个堵上了。

虽然堵口一直很牢固,不曾有渗漏现象,但防患于未然,我不敢有丝毫的疏忽,生怕功亏一篑。来回巡查的工作是单调死板的,可是,我却把它看作是一种闲庭信步,一种享受自然的美好方式。我在渠上走,水在渠中流,我们没有话语,但却那么默契。下到田里,我用脚板打探水所到达的区域。被水浸泡了的泥土,就像一床棉被,松软柔软。我一站上去,脚就直往泥里陷。这时候,我突然醒悟:自己不也是一棵禾苗,一棵永怀故土情结的禾苗吗?

思无邪

生命的笑容

□ 李良旭

在互联网上,看到这样一组名为“生命的笑容”的画面。

英国伦敦一名44岁的女子,被查出患了乳腺癌。她回到家,笑着对自己6岁的女儿说了病情。她说,为了治病,妈妈的容貌马上要有所改变,现在请女儿为自己做一件事,那就是请女儿帮助自己把一头秀发剃掉。

女儿听了,高兴地答应了。于是,6岁的女儿双手拿着剃须刀,开始帮妈妈剃头。小姑娘笨手笨脚的,把妈妈的头发剪得丑陋不堪。母亲从镜子里,看到自己的头发被女儿剪成“阴阳头”,忍俊不禁,与女儿嘻嘻哈哈,互相逗笑。

这充满温暖、甜蜜的画面,感动了无数网友的心。当死神向你露出狰狞、恐怖的面容时,依然以灿烂的笑容面对,展示出生命的坚强和勇敢,这是一种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

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12岁的小女孩,被查出患有进行性肌肉萎缩症,这种病,被称为超级癌症。小女孩得知病情后,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。她说:“哇,这病是‘超级级别’的,看来,只能让超人来对付它了。”

于是,她开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超人模样,用超人的语言和动作,表达出对这种疾病的蔑视和不屑;在家里,爸爸妈妈也常常打扮成超人模样,向她展示出力量和勇气;邻里小朋友也常常打扮成超人模样,给她信心和力量。

新西兰惠灵顿一个66岁的老太太,被查出患有脑萎缩症,这种病发展下去,所有的人她都会不认识了,包括她自己。老太太知道后,每天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走到每一个熟悉的人面前,深情地拥抱他们,然后捧起对方的脸,在对方额头上深情地一吻,说道:“我记下了你的容貌,记在了心里了,永远不会忘记!”

生命的笑容,是人生的一种态度,这种态度,给人以无穷的信心和勇气。人生可以被打倒,但决不能放弃笑容。笑容,永远是人生昂首挺立中最优美的姿态。

杏坛

春风化雨教书人

□ 隆回县桃洪镇梨子园实验学校 刘小颖

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们村的民办教师廖洪胜,他三十来岁,相貌英俊,身材魁梧,走起路来大步流星。

廖老师精通乐理,拉得一手好二胡,还会自创歌曲。上音乐课时,总是坐在教室前面的一把椅子上,把琴筒摆在腿上,左手的虎口夹着琴杆,右手拉着琴弓。他教唱歌时,还让我们按着歌曲的节奏来敲打木鱼,大家可喜欢了。教室里热闹非凡,有旋律优美的二胡声,节奏分明的木鱼声,磁性洪亮的男中音,还有稚嫩甜美的童声,那俨然一个合唱乐团。

那个年代的农村民办教师,既要在学校里上课,又要在家里干农活,其生活的不易可想而知。而廖老师从未因此在教学上应付了事,不论是我们的素质教育,还是文化学习,

都费尽了心思。

读四年级的一天,他急匆匆地走进教室说:“有四个特务已潜入到我们学校的后山去了,政府把抓特务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班。”

他说得慷慨激昂,我们听了热血沸腾。拿着他为我们准备的木棒,我们紧张地跟着他往后山走。我的心跳加速,小手忍不住发抖。当我小心翼翼地爬到山腰时,突然听到山顶炮竹声。廖老师大声喊:“敌人开枪了,快卧倒!”我吓得脚发软。就在我瑟瑟发抖时,听见爬到山顶的同学大声惊叫:“我们抓到特务了!”

我不由得在心里嘀咕:抓特务有那么轻松吗?

等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一看,原来“特

务”是班上四个高个子同学——他们的衣服上用毛笔写着“特务”两个字——我们都上了廖老师的当。绚丽的阳光洒在身上,山谷里长时间传来快乐的回声,那应该是世上最美的画面了!

回到教室,廖老师宣布:“今天,我们要写的作文题目是《抓特务——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》。”至此,我们都恍然大悟:为一节作文课,廖老师竟然动了这么多的脑筋。他简直是一位天生的导演呀!

这件事,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,但是我还能感觉到当时加速的心跳!我们是幸运的,遇到了多才多艺、敬业有趣的老师。尽管我们童年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可我们精神上却是富翁,一位教师的成功,莫过于此。